

親身實見

## 杜甫詩與現地學

簡錦松 著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公姓杜諱甫字子美京兆杜陵人  
齊名時稱李杜元宗朝獻賦三  
言外郎公博覽羣書其詩歌洵  
深世號詩史晚遭祿山亂入  
夕卒元至大中追謚文貞



### 親身實見 杜甫詩與現地學

By His Own Person and Eyes : The Poetry of Du Fu and On-Site Study

文藝之於生活，不離生活而出於生活之真。本書作者反對脫離生活實際的妄想揣摩，以現地研究考察杜甫，輔以科學技術驗證山川地景，頗契王夫之《薑齋詩話·夕堂永日緒論內編》第七條「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之旨。

「現地研究法」的難度極高，除了實地的GPS測量、攝影，還需要天文、地理、曆算的能力，作者駕馭此類資料的能力嫻熟，已能巨細靡遺、鞭辟入裡，給讀者極清楚的推算數據與推算過程。

作者的學術方法是獨一無二的，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無可取代的。全書十四章所展現的學術方法與杜詩研究都深具啟發性。特別是「〈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言之鑿鑿，無懈可擊。

更重要的，本書擴大了作者原創的「現地研究」的研究範圍，加入了以口腹、口聲做為詩作的現場，解讀杜甫詩中相關的飲食烹調問題，且分辨後代詩人所學「杜樣」的具體關鍵，杜甫與李商隱在聲韻風貌上的差異性，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於讀者或研究者對於杜甫詩的理解與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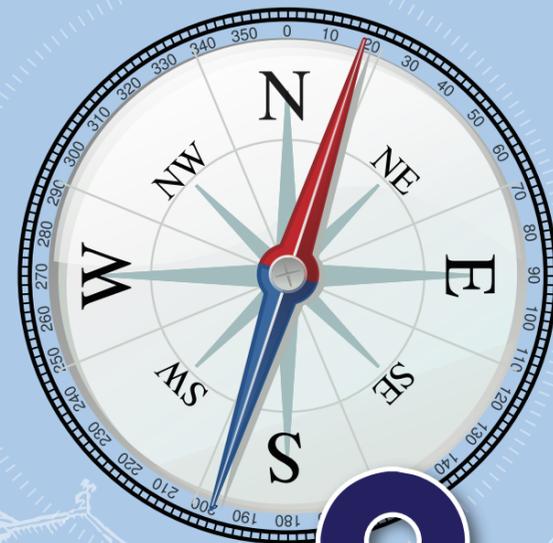


親身實見

## 杜甫詩與現地學

By His Own Person and Eyes : The Poetry of Du Fu and On-Site Study

簡錦松 著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親身實見

# 杜甫詩與現地學

By His Own Person and Eyes : The Poetry of Du Fu and On-Site Study

簡錦松 著



## 簡錦松

國立中山大學特聘教授、한국의국어대학교客座教授

民國 43 年（1954 年）生於臺灣之臺北縣，1977 年自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畢業，1980 年取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1987 年取得臺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84 年 8 月進入中山大學中文系服務至今。曾任中文系主任、韓國研究中心主任，2017 年 9 月起，赴韓國外國語大學講學一年。在職期間，曾於 1997 年獲頒行政院二等文化獎章，2013 年獲得校級傑出研究獎，受贈特聘教授榮銜。社會服務方面，自 1994 年創立財團法人古典詩學文教基金會，任董事長迄今。

# 自序

## 靜中山意如人意

既然寫不成序文，下午就不寫了。

我靜靜的倚靠在九樓窗邊，眼前先是一大片低矮的小樓，繼之是綿延不盡的高層住宅，雖然住在人寰之中，很感謝距離這個東西，在群屋之上，留給我足供揮霍的虛空，和一環濃黛的山嶺。

對面的南揚州是多山的，然而，從天摩山、白峰山、고리山、雲吉山、禮峰山一路環抱而來，到我眼前已經是餘勢了。雖則如此，正對窗前的刁甘山，海拔也還有 561 米，真是不可輕看的東西。

刁甘山在地圖上沒有漢字名稱，以發音來看，原來應該是漢字，因為這兩個字音在純粹韓語中並沒有意思。發音為「刁」的漢字，有赤、嫡、笛、積、笛、籍等；發音為「甘」的漢字，有甲、岬、匣、閭等，以古代為山命名的經驗而言，最適當的就是赤甲山或赤岬山了。真真是巧合，杜甫在唐代宗大曆 1 年至大曆 2 年間居住了十二個多月的江樓，就在夔府的赤甲山坡，與此山之名相同。

這座山的東南後方是雲吉山，韓語發音是「운길산」，我的發音不標準，常常把字尾的「ㄷ」音忘記，而讀成「雲起山」，我年少時的好友龔鵬程自署雲起樓，他的詩集也以《雲起樓集》為名，也是巧合。杜甫離我雖遠，但是天天筆下寫他，反覺得近；鵬程久不見了，少年英特，而今老去，尚能飯否？

來韓國已經三天，從下飛機前，右腿便劇烈疼痛，像這樣安靜的站立著，也毫不給情面地抽痛。自從今年七月赴中國做江南浙東古運

河考察，在京口的丁卯橋畔偶然一蹶之後，扭傷的腳雖已全癒，而右腿肌肉上下輪換著，忽如其來，便是兩三天劇痛，像是提醒我屆齡退休的日子近了，可以休矣！

這正是我在為近日要出版的兩本書忙碌的時候，其中之一，便是這本《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另外預定在明年中由臺大出版中心「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印行的是《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

這兩本書都是精選近年發表的期刊論文，經過大幅度重新整理，以符合專書結構的需求改寫之後，撰集成冊的。回想 1999 年寫《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的時代，還沒有民用 GPS 和 Google Earth Pro，相片也還沒有數位化。2006 年出版《唐詩現地研究》的時代，民用 GPS 才起步不久，Google Earth Pro 才剛推出，每年要付出高額年費，雖然開始有數位相機，但還不能和 GPS 連線。所以，在《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看不到 GPS，《唐詩現地研究》中也看不到 Google Earth Pro。現在這兩本新書，已經很熟練的在操作新式現地研究法了。人和書一樣，人會變老，書也會逐漸老成。《親身實見》選入的全部是有關杜甫的篇章，原始論文的發表的期間較長，從 2007 年到 2017 年的不等，早期研究方法不及現在精密，我用了很大力氣大幅度的修改，現在看起來就很好了。《山川為證》修整之前的原稿，都是最近幾年在台大、師大、中研院、漢學研究、成大、中正和韓國高麗大等 THCI 期刊（韓國登載誌）發表過的，涵蓋了中、韓、越南的研究。由於年代最近，所使用的現地研究方法都是最新開發的，又富有國際性，所以我發揮他的長處，在書中具體寫下現地研究方法五步驟，十篇內文都成為這五步驟的驗證，讓他作為現地研究方法的實踐指引，性質和以往各書不同。我在這本書的序文裡，長長的說了他兄弟書的好話，《戰國策》有言：「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想來我也不免偏愛幼子，而為趙太后所笑了。有關兩書的內容，我在各自的導論裡都有詳細說明，不再重複。本文中，我想輕鬆的談一點現地研究的經驗。

## 早歲心期晚境成

現在回想起來，我內心深處很早就有了現地研究的根苗。

民國 62 年（1973）我還讀著大一下學期的時候，在萬華桂林街的一家軍用品舊貨舖，買了一套從越戰中流出的美軍迷彩軍服，有上下衣褲和長統軍鞋，另外還有一個軍用背包。那個時代，台灣生產的背包，軟軟的沒精神，背起來很費力，也不防水。這個美軍背包用很好的防水布製成，背後是薄鋼片組成的骨架，十分挺拔，還有從兩側伸出的又寬又厚的束腰，所以背起來很舒服，而且可以防水。有一年我們師大國文系同學去走溪阿健行，從溪頭到阿里山，途中遇到大雨，雖然穿上雨衣，其他人的背包還是全部溼透了，只有我的衣物是乾的，那一晚，好像還借了一條長褲給女生，讓她們可以穿了到鍋爐邊去洗和烤那些弄溼的衣服。

我有了這套裝備之後，從台北一直走到南投縣竹山，過清水溪橋，登上日月潭，又到了花蓮縣交界的合歡山和大禹嶺。當時我很羨慕古代的隱逸詩人，也想找到一個山中的學校，在桃花昏昏，李樹冥冥，清溪白石，好風涼月裡，長衣獨坐，脫帽看詩。那幾年中，我走訪了南北許多山地中小學，畢業後，我到日月潭的明潭國中教了一年書的因緣，就由此而來。那時，我並沒有想到「現地研究」這幾個字，不過，四處行腳，以求驗證唐詩實境的尋訪，其實就是現地研究了。

在臺大寫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那幾年，我寫的是明代詩論，但是我拒絕相信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寧可自己去閱讀明人文集。當時偉文圖書公司印了一些明代文集，台灣商務印書館也景印了一部份四庫全書，稱為《四庫珍本》，是高度只有 19 公分的那一種小開本。台大的文圖也有不少普通本線裝書，都可以買到或借到。如果都找不到景印本，就到位在南海路的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去借閱，用鉛筆逐字抄寫，自己不能去的時候，也請人幫忙，李夢陽評點的楊一清

《石淙詩稿二十卷》，就是張薰手寫來的。這部書現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40 冊，很容易得到，當年的艱辛，不易為後來者道。那個時候，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既然研究明代，就必須親自到明人文集裡，去看明人自己的本來說法，不應該只聽信後人的傳述。我當時也沒有料想到，這一點，和二十年後我提倡唐詩現地研究法時，所揭舉的「以唐人詩文為現地」的觀念，完全相同。

民國 80 年（1991）以後，我已經在中山大學任教七年了，在往後的十年間，我創立「財團法人古典詩學文教基金會」，舉辦了數十場大、中、小型文化活動，（相關內容圖片，請參看本會的網站：<http://www.see.org.tw>），其中最受眾人喜愛的，像「周代投壺」、「古代婚禮」、「漢代彈棋」、「漢代足球」、「唐代千人拔河」、「唐代木射球」、「北宋煮茶」、「詩詞迷宮」、「遊園」、「官街鼓」、「非常屈原故事」、「海上生明月」等等，都是把古書原典的記載，設計成真實可以進行的大眾文化活動。其中「周代投壺」改寫自《禮記》〈投壺〉篇，「漢代彈棋」廣泛的整理了從兩漢、三國，經過唐、五代到宋人的記載。「古代婚禮」是分析了《儀禮》的〈士昏禮〉之後，改編成實際的婚禮程序，真實的把四十六位新娘嫁出去，各大電視台和報紙，都以極大篇幅和超長的秒數，播報了這次婚禮活動。「北宋煮茶」又稱「煮茶聽詩」，把唐代盧仝到北宋蘇軾、黃庭堅的詩句，一句一句，親手去實驗之後，依實際發生的程序，重現他們的煮茶法。

這些文化活動有一個共同的學術背景，就是「不把古書只當作書面的文字」。換言之，研究古書的目的，是找出古人真實的生活。其實，這就是現地研究了，只是還沒有提出這個名詞來而已。

那幾年，我一邊做古書現代化的設計研發和現地執行，一邊也積極的把這種作法使用在論文發表中，最知名的是民國 87 年（1998）在國立彰化師大主辦的「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中，提出〈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夜半鐘聲」新解〉，這篇文章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唐代時刻制度」，第二部份才是談張繼的「夜半鐘聲」（該文已

收錄在 2006 年出版的《唐詩現地研究》)。我的基本立場是，必須先知道唐人使用的時刻制度，才能了解唐人生活的常態，才能解讀「夜半鐘聲」。我仔細研讀了正史中的歷代曆志，然後把焦點集中在《隋書》、《舊唐書》和《新唐書》，又因為張繼是天寶時人，我特別取出當時使用的《開元大衍曆經》，先逐句解析曆書的術語，了解晝夜時刻的定義及實際用法，驗算書中的各種計算公式，並做成〈唐開元大衍步軌漏全年晝夜漏刻及日出、日沒、昏、明、五更古今時刻對照表〉，使讀者可以簡易的在現代鐘錶和唐人五更計時的雙方，自由來回地換算，需要的人，可以在前揭書中或前舉的本會網站中下載。

有了清楚的唐代時刻知識之後，再來看我所主張的「夜半鐘聲」時刻，便知道我只是解讀了相關詩文和文獻史料，從中精密地計算出張繼抵達蘇州的日期，乃是天寶 14 載 9 月 16 日夜，再依佛門十分普及的《百丈清規》等書，把佛寺晨鐘的時間，定位在「四更結束、進入五更」之時，然後利用五更表，得知張繼作詩當天，四更結束、五更之始，乃是寅時二刻三百四十分，換算成現代鐘錶的時間，是 755 年 10 月 26 日凌晨 3 點 39 分左右（蘇州地方時），此時雖然月明如霜，但天色仍黑，離日出也還有 3 個小時，失眠的張繼因而以「夜半」來形容這種感覺。

這篇文章發表以後，不少人從贊成或反對的雙向角度，來贊同或評駁我對「夜半鐘聲」的新解，其實是弄錯了重點，真正最應該重視的，是「唐代時刻制度」的發明。因為像對「夜半鐘聲」這種單獨事件的討論，不論是對或錯，所影響的只是一個點；可是，解決了制度上的問題，就可以成為眾多研究可以使用的規矩準繩，兩者的輕重，不可同日而語。

以後，我逐步的把注意力擴大到天文月相、官制規例、天下驛路……等多種層面，特別是天下驛路方面，我收集了不少古人的行記、詩卷、與官私所刻的驛程書籍，我所處理的時代分布到唐、宋、元、明、清、與民國早期，地域則廣及內地十八省的大部份。在陸路之

外，我最近三年來也深入現地，從北京到杭州、寧波，考察了大運河的全程。我所使用的研究工具，除了一直在強調的文獻精讀法之外，也陸續增加了 GPS 儀器、高階數位相機 +GPS 定位、數位行動攝影機、雷射測距儀、Google Earth Pro、Starry Night、Stellarium、ArcGIS、QGIS 等實體和軟體。此外，過去我十分重視古代地圖，收集了不少宋、明、清、朝鮮的古地圖，得力於此不少；近來中研院文哲所劉苑如推薦該院的地理資訊專家廖滋銘君給我，在他的指引下，又增入了美軍製作於民國四十年代的 AMS 系列二十五萬分之一地圖、清末光緒（日本明治）時期日本軍部測繪的《東亞輿地圖》、內政部在民國三十年以前製作的五萬分之一或二萬五千分之一等大比例尺地形圖。

每一種新的屬性材料被加入工作陣列，每一個新的電腦程式被拿來應用於現地，都能夠自然而然的匯入原有的研究體系中。其原因就在現地研究對於方法學的觀念，不是封閉性，不是選擇性，而是以求得真相為目標，積極的對所有的科學的、務實的運作，完全接受。

## 不用好高慚舊作

人生下來都不會走路，漸漸會爬行，漸漸會站立，漸漸會扶著嬰兒車走動，漸漸會搖搖晃晃地行步，每一個過程，都是必經而且有重大成就的。

這就好像專業的研究者，看到自己以前的著作常會發現許多錯誤，並不代表以前的著作就不必寫了。前面說過，18 年前我寫《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的時候，還沒有民用 GPS 和 Google Earth Pro，相片也還沒有數位化。11 年前我寫《唐詩現地研究》的時候，民用 GPS 才起步不久，Google Earth Pro 才剛推出，雖然開始有數位相機，但還不能和 GPS 連線。所以，在《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看不到 GPS，《唐

詩現地研究》中也看不到 Google Earth Pro。雖然同樣名為現地研究，從今天來看早期的現地研究，就好像看到我年輕時候的照片。我現在經常會為我的舊作做些修正，可是，我不覺得年輕時候的照片不好，尤其是穿著杉青色長袍，有點瘦，有點癡的樣子。

前面談過我處理〈楓橋夜泊〉的經驗，起初，我是非常自信的，因為我在 1989 年和 1990 年兩度到過蘇州，都去了寒山寺，也查核過各種地圖，知道楓橋是京杭運河到達蘇州時的大驛。我常常笑說，楓橋就是台灣高鐵北上的板橋站，過了板橋，就進入台北市大門；也是南下高雄的左營站，都有相同的形勢。多年來，我以為這樣的理解就夠了。今年七月，我在蘇州做大運河古道的考察，從閶門開始，追著古運河一路向西，到了寒山寺的北側，站在古運河與新開京杭大運河交會的點上，打開 Google Earth Pro，檢查沿途所做的 GPS 航跡，才知道以往的知識雖非大謬，但是，把楓橋的地位也看得太淺了。

張繼為什麼夜泊楓橋？唐宋元明清的行舟，除了以蘇州城各門為起點者之外，無不以楓橋為必要的夜泊碼頭，其故安在？原來，當水路從大運河本流要進入蘇州城之前，在楓橋以接近八、九十的角度東折，古運河的河道，在郊外時寬度較大，約二、三十米，進入通往城區的河段，就限縮到 15 米以內，有時窄到 10 米上下，因此，作為主要碼頭的楓橋站，會開挖比較寬的塘面，供客舟停泊，南宋朱南杰和薛季宣的詩中都稱此地為「楓橋灣」。此地有橋，可以跨岸而成酒市，有石岸，可以繫行舟而便登降。往蘇州城的舟船，在進入楓橋灣之前，不便停泊，在通過楓橋灣之後，除非走完長約 3 公里的擁擠河道直接進入閶門，如果時間上來不及入城，中間是不可能停泊的。了解這一點，才恍然為什麼客舟都在楓橋停泊。

說到「楓橋灣」，過去我讀薛季宣的〈吳江放船至楓橋灣〉，自以為能解，其實是沒有通透，今年考察了吳江到楓橋的古運河之後，才充分了然其事，原詩是：

短篷負長虹，破簾掛明月。風馬座中生，天幕波中出。高城多  
隱映，遠岫攬羅列。少小泛吳江，始識仙凡別。<sup>1</sup>

從吳江縣垂虹橋作起點，12.1 公里可到寶帶橋，15.9 公里到蘇州東南城角的天渡橋，此後，他的航行沿蘇州南城牆外，經盤門口，北折，20 公里到接官亭，22.45 公里到閶門，25.95 公里到楓橋（按：各點的公里數是累計的）。詩題下原有小字注：「所謂越來溪也。」這原是大運河到楓橋東轉之前的小支流，開鑿新京杭大運河時，把它拓寬為大型航道。越來溪本來向南與胥江呈十字相交，可以經橫塘山下，通往石湖，現在蘇州市把越來溪直接移名到石湖裡面，成為觀光景點之一。

詩中第一句說，傍晚天空還有彩虹的時候，我張帆從吳江縣城出發，第二句漸漸明月當空，第三、四句說，此時起風動帆，使船速加快，天上的星月倒映水中，有如自波中湧出。因為主題是行船，所以位置是移動的，五、六句已經在寫晨景，先說經過一夜行舟，天將明時抵達蘇州城西南角的天渡橋，經過南垣和西垣外，看到城牆隱映，然後在閶門前把船頭轉向西方的楓橋，遠處的靈巖諸山，羅列於眼前。最後一聯以贊頌作結，讚美蘇州府城的風光，與屬縣吳江縣有仙凡之別。薛季宣所航行的水路，就是大運河，明清大運河主線改行城東和城北，這條繞城的老河，仍然是繁忙的支線。再說，這首詩雖然題目中寫成「至楓橋灣」，其實還沒有到楓橋灣，重點在蘇州本城。

如果在今年 7 月 22 日以前，我一定沒有辦法作這樣清楚而正確的解說。可是，在不能作這樣清楚的現地研究式解讀之前，我也發表了論文，也得到當年國科會的甲等獎勵了。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學術研究本來就有成長性和限制性，人只要努力追求自我成長，不必擔心現在的我還不夠成熟。

1 見《全宋詩》，第 46 冊，卷 2467，頁 28618。

再回想民國 98 年（2009），我在《國文學報》發表與學生徐嫻鴻合撰的〈《全唐詩》中「殘燈」一詞對時間定位之意義〉一文時，曾經為了介紹江南夜市燈火，引用了白居易〈望亭驛酬別周判官〉詩：

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不屬蘇州。……<sup>2</sup>

當時我在文中說道：「白居易詩寫到蘇州城外五十里，還有笙歌燈火在村市中營業，這固然反映了本地夜市之盛，同時也顯示了夜間村落人家也點夜燈。」雖然大體上並沒有不合，但是，我那時無從查證望亭驛，只是隨口附和白居易所說的「五十里」而已。

這次在江南考察時，我特別到望亭鎮去探看。現在大運河的河道普遍被擴大整修過，望亭鎮也不例外，古運河原來約僅 30 米左右，現在本區河道一般寬度約 100 米，當地政府在古望亭鎮（31°26'19.23" 北，120°26'14.43" 東）西南建設新的望亭鎮中心，重挖御河通入京杭大運河，將道路命名為馬驛路，並在運河對岸設置京杭大運河望亭服務區，河寬達 150 米，當然，兩岸舊物都被拆除。事實上，古望亭鎮正當蘇州府與常州府無錫縣的交界，從唐至今，並未改變，白居易所說「五十里」，是使用了《元和郡縣圖志》所使用的唐小尺，唐代小尺的一里等於 0.445 公里，換算之後為 22 公里。今由蘇州閘門到楓橋 3.5 公里，從楓橋到望亭鎮 18.5 公里，合計 22 公里，恰好相符。這段運河除了被拓寬之外，路線沒有變化，可見白居易所指的望亭驛正在這裡。換言之，這四句應解作：「望亭驛所在的村市中，夜間燈火明亮，驛樓上的客人可以召妓笙歌行樂，熱鬧的景況，讓人還以為仍在蘇州，沒有料想到已經走了五十里，一過驛樓，就不再是蘇州了。」是不是比我原來的解說更正確而且帶有具體形象呢？但是，又何必為了老年後的圓熟，而羞見昔年的小拙呢？

---

2 見《全唐詩》，卷 447，頁 5035。

## 天涯攜手記良朋

在中國做現地研究，沒有大陸學生組成團隊，幾乎寸步難行。

有一年我在邯鄲市，一整天僅僅到離城不遠的「黃梁夢呂仙祠」轉了一圈。在山西長治市想考察長平古戰場，我一個人人在旅店口租了計程車，經過長子縣，開到高平縣趙莊村，相傳就是長平古戰場。這是一個盆底地形，四周都是丘陵，窄窄的趙莊河就在盆底流過，與公路平行。我下了車在附近徘徊了幾十分鐘就回長治了；只能算到此一遊，談不到現地研究，名符其實的寸步難行。

數十年來，我真心的感謝許多位和我一起考察的伙伴。

最早協助我做現地研究的是唐曉虹，她和她的母親、妹妹，都是我所見過品德最高、能力最強、性情最柔和而美麗的中國女子；她的父親見聞廣博，為人風趣，今年已經八十三歲高齡，依然談笑風生。以後，我的中山大學前後期學生組成一個小團，一起到奉節縣學習現地研究，當時參加的人，像李欣錫和李宜學，現在已經分別是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的副教授了。曉虹也參加了這次考察，展現了她不同於眾人的優秀實力。

在奉節縣的夔州杜甫詩研究，是我的主要研究項目，所以我多次來到這裡，東道主是縣旅遊局的趙貴林書記，基本上有官方的人員陪同，像文物隊的姚炯兄便經常帶了許多青年弟兄一起工作。以後，我還帶著重慶西南大學的占如默和唐沙，從重慶到奉節縣，又到三台、成都，那時長江大壩已經開始蓄水到 145 米水位，我們在趙貴林館長指揮下（他已退休，籌建了詩城博物館），乘小艇觀看水位升高以後的瞿唐峽、東瀼溪和奉節老縣城。再往後，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傳播研究所博士班的丘嵐和劉義軍參加了我的團隊。劉義軍來自貴州農村，純樸耐勞，在尋覓涪城縣官閣碑的時候，荒煙蔓草，雜樹枝蔓，摩崖石碑被湮沒在草樹後面，眾人都不知所措。他預先就撿了

一枝粗枝，一陣清理之後，終於讓我們有立腳拍照的餘地。丘嵐出身成都的中上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性情溫良，心細如髮，把行程中的事務規畫得十分有效率，她現在也成為母校的副教授了。

以後，我做長安和秦嶺，都有朋友的助力，在長安的好友傅光，是傅庚生先生的公子；秦嶺工作的根據地在漢中市，當地的東道主是陝西理工學院的文學院院長王建科，他們都是有大能力的人。考察褒斜古道那一次，王院長讓高足傅震震、劉東昇同行協助，因為山中的地圖十分簡略，我們採取每 500 米按一次衛星定位，紀錄沿途所見，這個辦法雖然有效，但工作人員很累，即使在開車中也不能休息，要一直盯著 GPS 看，其實是很笨的方法，不幸，那個笨方法是我想出來的。第二年考察秦州和同谷縣時，換上碩士班二年級的文瑜做助理，在天水古城步行探勘的時候，我們判斷城垣內側的道路應該是 1 米 8 的寬度，當時我把 7.5 米尺遺落在座車上，城在高處，而停車在距離很遠的平地，往返費時，文瑜自告奮勇躺在地上當作尺用，因為他的身高恰好 180 公分，果然，古道只相當於他的身高。他大學唸化學系，碩士班改讀中文，計算能力很好，反應相當敏捷。到略陽縣橫現河鎮那天，我們的車沿嘉陵江畔的小路開，開到一處水天寥濶之曲，下車拍照做紀錄，工作完了，他坐在江畔大石上，問我們，他像不像曹子建？因為曹植坐在水邊，遇見洛神。

民國 99 年（2010）10 月，我受張寅彭教授之邀，到上海大學擔任短期客座，許多上過我「唐詩現地研究」密集課程的研究生，像張宇超博士等人後來都成為我的當然團隊成員。其中被稱為「現地研究一號」的唐宸，聰明靈活，計算機能力特強，收集國內外研究資料的本事，在我的學生中無人能比。他取得浙大文學博士學位後，到安徽大學中文系任教，但是今年我們一起到江南浙東工作時，他和李依娜攀高履危，涉險測量，仍然活潑得像個孩子。李依娜讀的是教育，體力特別好，曾經到台灣留學半年，參加過自行車環島，還有多次長程馬拉松比賽，每個星期二、三的晚上，還到我們古典詩學會來聽「詩

詞散步道」和「資治通鑑」的課。我們一起到新疆做駱賓王邊塞詩的現地研究，沿著天山南北兩路繞行數千公里，中間三次越嶺，行程既長，又歷經苦寒與高溫，艱辛無比。中途她因為穿著紅衣，步行橫越草原到川邊時，被憤怒的公牛追趕；本來以為她再也不敢到新疆，不料，她在碩士畢業後竟然申請到南疆實習半年。江南浙東之行，依娜也參加了，毒熱的太陽把我曬成漆黑，她頭戴寬邊帽子，臉上包著絲巾，穿上長袖，冒著高溫，追隨在我身後，一邊使用 GPS 定位，一邊筆記。她做筆記的功力很好，我一邊拍照，一邊命令她記錄，全無遺漏，還經常添加了我沒有注意到的細節。晚上大家都很累，她一邊瞌睡，一邊把筆記內容打字建檔，我從來沒有看過體力這麼好，又這麼堅強、不會生氣的姑娘。曾經一起在河北考察大運河北段的葉子葳，也是很堅強的姑娘，當時才讀武漢大學中文系。行程中有幾天只剩她一個人，全做了所有人的工作。在涿州廢城險峻無路的舊城牆上，在通州和合驛故址荒涼的古運河旁，都很艱難的完成了任務。

筆記做得很好的，還可以數到清華大學的博士生李裕政，他是嚴程的同學，嚴程從上海大學選修了我的課程之後，她就是當然的「現地研究二號」，她什麼都會，什麼都管，行程中只要有嚴程，一切就會順利。幾次考察中，她配合我的規畫，負責執行導航，都很成功。裕政是非常優秀的研究人才，參加我們的團隊之前，他從來沒有看過 GPS，第一天，我告訴他怎麼操作，又給了他相關的測量注意細項，到第二天下午，他已經可以不待指揮，車一停，立刻跳下去，自動完成工作了，好像我事先指示過他一樣。他的英文程度非常好，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前任所長鍾彩鈞兄，看到他的譯文，大為讚歎。我想，裕政這個人做什麼都會成功的。

研究行程，一般都是全程租用汽車和司機，價格不菲。但在江西考察星子縣和落星墩時，在南昌工作的上大同學張淑君自己開車，帶我直奔鄱陽湖。開考察行程的車輛，要經常機動性的停車再開，有時走的路並非一般道路，有時為了趕到目的地，一天開車的時間拖得很

長，總之，非常辛苦。最近三年的大運河考察，都是淮安人陳高中擔任，他信誓旦旦的說，要把作為一名司機參與學術研究，從北京到寧波完整考察大運河的經驗，寫成一本書，我們都鼓勵他早早完成，不知道有沒有進展？開始了沒有？

## 長衣負深情

年輕的時候出書，總希望請名人作序，現在人也老了，對世間萬事，別無所求，就不想麻煩別人，只想自己說幾句心裡話，還有，鎮重的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要感謝的人很多，學術界裡直接有關係的許多人、多次同行的攝影家陳丁林兄，都已經寫在各個篇章中了。家裡的那兩位女子，一個叫賴美享的，總是說我愛做研究、愛寫論文，勝過愛家庭生活；一個叫簡嘉的，總是叫我早早睡覺，活得久一點，因為爸爸只有一個。這兩位的意見都很好，我一直是很感謝的。我的學生助理中，江佩純、許彞紘、呂希真、劉鐔靖、謝定紘、林宸帆，有的參與研究庶務，有的身任校對，也謝謝他們。至於不需要寫出姓名，也能知道我心裡深深的感懷他們的人，想必和我有同然之想，所以就不多寫出了。

最近這一陣子，常常想到我的母親，她中年以後最大的心願，就是不必租屋，能夠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可惜她們在板橋，我在高雄，那時我住在中正三路，只有兩房一廳，每次兩老偕來，其實是住不下，她也很高興。曾幾何時，弟弟中的老四煌城去世了，母親也去世了，我的幼子復兒也因為白血病去世了。母親離開的時候，兒子正在加護病房，天天收到病危通知，母親死後一星期，也在我懷中宣告不治。自從先室人黃氏博君在民國 79 年車禍去世之後，三十餘年間，連遭四喪。我平日教學研究兩忙，偶然憶及，總是同時想起《莊子》，也就解釋了。

這些日子來，常常夢見她們四個人，有時在一起玩，有時來和我說話，也許是她們知道，我這本《親身實見》馬上就要印出，下一本《山川為證》也已經通過外審，進入編校，兩書完成之後，便能夠閒閒無事的思念她們，所以預先示我以彷彿吧！

民國 106 年（2017）8 月 29 日，  
抵韓國外國語大學客座之第五日  
寫於東大門外이문로之赤甲山樓

中山大學版權所有

# 目錄

自序	iii
第一章 導論	1
一、釋題	2
(一) 製題背景	2
(二) 釋「現地研究」	3
(三) 觀念之始生	7
(四) 非現地法不可	8
(五) 新工具之意義	10
二、全書結構	12
第二章 天與地 —— 杜甫的兩大親身經驗	17
一、前言	18
二、以天象為證物	19
(一) 「一百五日夜對月」編年致誤之由	19
(二) 「樂極哀來月東出」的真正時刻	23
(三) 「四更山吐月」詮釋的昨非今是	26
三、以地理資訊為證物	32
(一) 千里江陵，幾日可還	32
(二) 杜甫再出金光門之心事祕密	37
四、小結	47
第三章 真相在日常 —— 再談曆法與杜詩	49
一、前言	50
二、六項事例：	
杜甫節氣書寫與黃鶴、仇兆鰲注之誤謬	55

(一) 立春日之詩－「江漢春風起」乃立春，非元日	55
(二) 也是立春問題－「冥冥甲子雨」註釋編年皆謬	60
(三) 白露與詩－「露從今夜白」非乾元二年秦州作	65
(四) 也是白露－〈得家書〉與〈北征〉之現地式解讀	67
(五) 立秋日的判斷－黃鶴兩注立秋皆誤	71
(六) 霜降之詩－節氣入詩之好例	76
三、小結	78
<b>第四章 以現地法計算 —— 杜甫入蜀計程</b>	<b>81</b>
一、前言	82
二、秦州至同谷縣的旅行日程	84
(一) 秦州至同谷縣之交通	84
(二) 發秦州日期之擬測	88
(三) 出發後至同谷縣之行程	92
三、同谷縣至成都府的旅行日程	98
(一) 從月相確認到達成都府之日期	99
(二) 杜甫從桔柏渡到成都府的日程	104
(三) 同谷縣出發至桔柏渡間之行程	106
四、小結	118
<b>第五章 地勢與官制 —— 談杜甫不就河西尉</b>	<b>121</b>
一、前言	122
二、河西縣之現地研究	123
(一) 杜甫不願前去的舊河西縣	125
(二) 杜甫入仕後才設置的新河西縣	128
三、釋「不就河西尉」	134
四、釋「率府且逍遙」	146
五、小結	154

第六章 由天地而人間 ——	
我怎樣為杜甫夔州詩重訂編年	155
一、前言	156
二、地面條件—夔州城內外的空間地理結構	157
(一) 地上形勢	157
1、白帝山城區	158
2、馬嶺城區	161
3、赤甲山城區	166
4、赤甲、白鹽山名的倒錯	167
5、城外居民	169
(二) 水文特色	172
三、人間條件—杜甫的住居人事狀況	174
(一) 舊注的說法	174
(二) 赤甲宅與西閣	177
1、赤甲宅	178
2、西閣	182
(三) 瀼西宅與東屯宅	184
1、瀼西宅	184
2、東屯宅	186
四、空中條件—曆法與天文星象的運用	188
(一) 以曆法運用於編年	188
1、杜甫抵夔日期之重新定位	190
2、以節日和節氣日校正編年	195
3、以曆法結合氣候，判定年代	198
(二) 以天文現象詮釋編年	201
1、以星空景象協助確認寫作時間	201
2、從〈夜歸〉詩到「明星」之釋義	208
五、小結	211

第七章 親身之事 —— 杜甫夔州生活新證	213
一、前言	214
二、塞上風雲接地陰 —— 杜甫眼中的夔州	214
三、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 杜甫的妻兒弟妹	218
四、已老尚書郎 —— 杜甫的官職	228
五、即從巴峽穿巫峽 —— 杜甫的出川之行	238
六、小結	251
第八章 口腹即現地 —— 談紅鮮與設膾	253
一、前言	254
二、杜詩「紅鮮」的舊釋	255
(一) 同一種米有兩色	257
(二) 認為杜甫同時種植紅、白二種稻米	260
(三) 懷疑紅鮮指魚肉	266
三、杜甫好生食魚膾（生魚片）的證據	266
四、以其他唐詩用語為證據，確認紅鮮的指謂	276
(一) 魚膾（生魚片）與米飯共食的習慣	280
(二) 《全唐詩》中，元白以後沒有魚膾（生魚片） 的描寫	284
五、從用典手法，確認《文選》為「紅鮮」之由來	287
六、小結	291
第九章 從口發聲 —— 所謂〈七律杜樣〉	293
一、前言	294
二、杜甫的七律聲調	297
三、李商隱不用杜甫聲調	307
四、李夢陽學杜，得其聲調	312

(一) 從字面及詩意看	315
(二) 從內容看	317
(三) 從聲調看	319
五、小結	322
<b>第十章 聲音的現地——差分杜甫與李商隱</b>	325
一、前言	327
二、〈錦瑟〉詩的啟示與我的作法	330
三、觀察一：相鄰兩字的順接與逆接	334
(一) 李商隱之例	336
(二) 杜甫之例	340
四、觀察二：〔i〕〔u〕音素字的大量使用與否	345
五、觀察三：七言句式第四字句尾性格的利用	353
六、小結	361
七、附錄	363
<b>第十一章 實見與詮釋——官閣摩崖發現之後</b>	365
一、前言	367
二、杜詩古注對本詩之詮釋	368
三、以 GPS 定位及衛星地圖解析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370
(一) 宋人官閣摩崖之 GPS 考察	370
(二) 涪城縣治、官閣與香積寺位址之確認	374
1、涪城縣治	374
2、官閣	377
3、香積寺	381
四、對本詩古注之修正	383
(一) 「山高」之誤釋及其他	384

(二) 「諸天」與「上頭」正解	388
(三) 「丹楓」與「迴添愁」正解	394
五、小結	397
<b>第十二章 實見與辨偽 —— 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b>	<b>399</b>
一、前言	401
二、秦州至同谷縣之實際山川	403
(一) 自秦州至同谷縣	403
(二) 同谷縣的盆地特色	410
三、杜甫在同谷縣的題詠及宋人晁說之的記載	416
(一) 鳳凰臺	417
(二) 萬丈潭	424
(三) 晁說之與杜公祠及其他	429
四、〈同谷七歌〉偽造之跡	437
1、一歌	438
2、二歌	441
3、三歌	444
4、四歌	444
5、五歌	451
6、六歌	451
7、七歌	452
五、小結	453
<b>第十三章 現地的價值 —— 八陣圖的 GPS 定位</b>	<b>457</b>
一、前言	459
二、夔州八陣圖蹟之 GPS 測量	460
三、唐以前對八陣蹟名相、方位及道里之現地經驗	467
(一) 李興、桓溫與諸葛亮八陣圖傳說之起源	467

(二) 《水經注》及《荊州圖副》之所見	469
(三) 杜甫、劉禹錫之游觀	473
(四) 李貽孫具體指述自夔州城至八陣圖之道里	475
四、唐代以後對八陣圖蹟的現地經驗	480
(一) 宋代	481
1、三蘇父子	481
2、劉昉	482
3、王十朋	484
4、陸游	485
(二) 明清時期	487
1、王嘉言	487
2、王士性	488
3、王嗣爽	490
4、王士禛	492
五、從三國吳蜀戰役看夔州八陣圖之必要性	493
六、小結	498
第十四章 結論	501
附錄	
一  引用書目	507
二  杜甫夔州詩編年簡目	523
三  本書引詩、引文篇目索引	537

# 第一章 導 論

## 本文大綱

- 一、釋題 2
  - (一) 製題背景 2
  - (二) 釋「現地研究」 3
  - (三) 觀念之始生 7
  - (四) 非現地法不可 8
  - (五) 新工具之意義 10
- 二、全書結構 12

## 提 要

現地研究，不是文學地理的研究，是詩文現場的驗證研究。凡研究，必以「人」為現地。舉其人，身所親為，目所實見，都是現地學的範疇。

## 一、釋題

### (一) 製題背景

詩人作詩，莫不具備真實的元素。現地研究便是通過分析詩文原典，找到其中的真實元素，還原古代詩人親身實見的研究法。

中國傳統詩論喜歡說：「詩言志。」言志的需求固然是有的，但實際在詩裡寫出來的，卻不是赤裸裸的「志」，而是具體可見的「人、事、時、地、物」，作詩的目的，有時是自娛，而大多數的時候是給別人看的，尤其是題目上有第二者、第三者的時候，這首詩就像一封信的作用一樣。大家都寫過信，寫信的時候會說什麼，人人都知道。免不了要報告自己的近況，詢問對方的起居。你能想像，寫信給朋友，故意寫一些不存在的山川景物，來欺騙無辜的受信者嗎？所以，在正常的情況下，詩人作詩，就是把自己親身發生之事，把自己真實所見之景，經由文字，傳之于外。只要詩人的筆力達到高水準，詩中的寫景，與實際山川應該是相合的。現地研究的工作，就是從詩句中發現詩人「親身」參與的現場事物，驗證詩人「實見」的實際山川。<sup>1</sup>

現地研究，並非我所獨創。

自宋人注杜開始，到 2014 年由故蕭滌非先生領導的《杜甫全集校注》出版，以書面文獻解讀杜詩的傳統方法，發展到了新的高峰。但誠如該書的序言所說，蕭先生曾在 1979、1980 年領導師生，「沿杜甫當年行跡，長途跋涉，對照杜詩，作實地考察。這些加深了對杜詩之感受與理解，所受教益，誠非書本知識所能替代。」所謂的「實

---

1 一般而言，唐詩比較容易看到詩人對實際山川的寫實成分；宋以後的詩人，雖然有可能因為模擬唐詩意境，蹈襲唐人景句，而使得部份詩句失真。但即使如此，因為前述的寫信比喻並未改變，作詩的人既然要告訴對方自身的現況，就不可能完全用假景假句來書寫，即使在模擬或用典中，必定還留有一部份真實；因此，只要到達一定水準的作品，便不難找到詩人親身實見。

地考察」，詳載於《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sup>2</sup>為大陸學界所豔稱。

仔細閱讀《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實不難發現，由於當時研究條件與研究工具的局限，蕭滌非先生一行的考察只能說是杜詩之旅，還不是現地研究，然而，若要突破傳統研究的局限，就必須加入現地考察的觀念，已經從他們的行動中揭示無遺了。近十幾年來，我完成了《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唐詩現地研究》二書和一系列論文，才逐步建立了現地研究的觀念與法則，脫離旅行式的訪古，正式成為現地研究學。

本書共有十二個子題，都是以杜詩為對象的研究，頗能說明現地研究法的面貌，所以命名為《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下文中，我先簡述現地研究方法學，然後依次解說我在各篇中如何建構現地研究法的過程，希望與更多的學者，分享我的經驗，加入現地研究的行列。

## （二）釋「現地研究」

所謂現地研究法，就是「回到作品現場，在當時語境和實際山川中，找到被研究作品的真實」的研究法。

什麼是「回到作品現場」？

「回到作品現場」，並不難索解。古人和今人，所立足的土地，所活動的空間，本來就是相同的，所不同者，是分別生活在不同的時間年代而已。所謂古典研究，也只是穿越時間，回到同一個空間的較早時段，去觀察當時的現象，然後解說給當代的人聽而已。

研究杜甫夔州詩，就到杜甫的年代去，到唐朝的夔州去。研究王維的輞川詩，就到王維的年代去，到唐朝的藍田輞川去，簡單明瞭。

問題是，怎麼去？

我提出「當時語境」和「實際山川」兩點。

---

<sup>2</sup> 見蕭滌非，《訪古學詩萬里行》，頁 50。又見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頁 51。

### 什麼是「當時語境」？

就是利用同時代的文獻，來證明當時的用語。

舉例來說，王之渙〈登鸛雀樓〉詩有：「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之句，「白日」二字，如果望文生義的話，鮮少人不為了「白」字而把它解釋成「因為山太高，落日依山的時候，太陽還照射著白光，未到昏紅」，但如果把《全唐詩》中的「白日」都排列出來看的話，便會發現「白日」只是「日」的一個別稱，並不在強調白光。<sup>3</sup>

再舉一個例子，自從郭紹虞以「格調」、「神韻」、「性靈」來貫串明清詩學之後，賦予了「格調」的定義，追隨其說而加以演繹的人非常多。1980年我完成碩士論文《李何詩論研究》，1987年，我完成博士論文《明代中期文壇研究》，研究期間，勢必要使用到「格調」一詞。我沒有偏信郭紹虞的說法，而是從《四庫全書》所收的明人文集、偉文出版的《明代論著叢刊》、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明人文集、傳世的明人詩話，一家一家去整理「格」與「調」二字的用法，發現復古派所說的格調，根本不是郭紹虞所說的那樣。

再舉一個例子，研究關中詩文與地理者，都會引用宋敏求（1019-1079）所撰《長安志》，但宋敏求是北宋人，從唐朝滅亡（907），到宋敏求撰寫《長安志》時，已經過了百餘年。其間歷經五代喪亂，城闕焚毀，關中殘破，人民大量逃亡，已非承平時的百年可比。宋敏求收集遺文，撰成《長安志》一書，固然有極高的價值，但此書並非唐代的第一手材料，也很明顯。當我們希望回到「當時語境」的時候，《長安志》就必須當作後代文獻來對待。

因此，現地研究法要求：研究唐代時，以唐人詩文集和收錄在《文苑英華》、《全唐詩》、《全唐文》的詩文為當時語境，研究宋、元、明、清，也以當代的別集和專著為當時語境。

3 參閱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第四章，〈王之渙「登鸛雀樓」詩現地研究〉，頁130-131。

## 什麼是「實際山川」？

就是以實際的山川驗證作品中的字句。

過去多年來，曾聽到無數人對於現地研究法主張驗證實際山川的質疑，他們主張古今山川變化巨大，今人無法回到古代的風景。這項質疑，是無效的。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天地陰陽、山川河海，已經定形。雖然因為雨暘無常，地震海嘯，不免時而有山崩川竭的變化，基本上都屬於異常現象，地表的常態，並未多所變動。山仍然是山，盈科諸源從分水嶺下注，因地勢高下之宜，逐漸匯集成溪河，萬千年來，自然之法則皆如此。直到近世，因為人類力量的大幅介入，築長堤、建水壩、堙深谷、平山頭，才使少數的山川改貌。然而，即使像長江上建了三峽大壩，使重慶到宜昌段的水位提高，河床變寬，支流變異，宜昌以下的河川也受了很大影響。但古代詩文中所見的長江江路，和今日的長江相比，變化也不大。何況其他受影響較小的河川，古今的差異，並不至於使研究者無從入手。

明乎此，則百年來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地貌改變，也有因應之道。例如我們在徐州市考察時，發現本來只有 20 餘米的大黃山已經被建商剷平，從大黃山村四望出去，什麼高地也沒有。西安市的北池頭，乃是唐代樂遊原的故址，我在 2003 年親見大型機具在山頂上開挖，已經破壞了很大一片。最近看到朋友拍回來的照片，已經完全夷為平地。陝西省商州市的丹江，在 1989 年的時候，仍是茂林修竹、錦石浮煙的幽美小溪，現在沿江有大型公路和住宅高樓。王維輞川莊附近，灞水工程改變了輞口水域，空中也架設了兩條高速公路。明清徐州城北的黃河堤和一部份古城，前幾年被指定為新開發區，我在 2015 年前往考察時，已經是一片殘破的廢水荒土，有用的東西都搬空了。至於像韓國的首爾市，在朝鮮時代是王京，詩文所詠的遺跡多至不可勝數，完全都淹沒在城市建築中。面對這種種變化，研究者必須決定，

第一，找出變化前的模樣，用聯想力填補變化中的損害。第二，對於完全不可能研究的地域，放棄研究。

### 什麼是「找到被研究作品的真實」？

首先，現地研究者必須修正自己的解詩方法，學習完全尊重原典的讀法。現地研究的讀詩法，約定如下：

解讀詩篇時，應依照原文，逐字逐句精讀原典，看作者在字面上說了什麼，字面上有才說有，字面上沒有的，除非有絕對的必然性，就不去猜，不主動想像添加。「絕對的必然性」，譬如朱雀橋是南朝首都建康城外的名橋，橋邊一定有道路、市街、人家；豐樂亭是歐陽修所建的知名風景區，亭前一定有道路、也有遊人經過。這兩個例子裡，原詩的字面沒有寫出，但因為有絕對的必然性，可以視同作者已經寫出。至於作者的心境，如果字面上沒有說出來，絕對避免用想像的心理，去「猜」作者在想什麼。

這種讀詩法，雖然只作第一層字面的解讀，卻可以有效的找到原詩的本來面目。仍以王之渙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為例：

本詩的字面只有「太陽下山，黃河仍流；目窮千里，人在高樓」，落日在西方，黃河也在樓的西側，所以，「西向」屬於「絕對的必然性」。既然前兩句的主景觀是西向，可知「欲窮千里目」，也是在樓上西望。為什麼說「千里」呢？因為從鸛雀樓前向西渡過黃河，經過同州，一直到京兆長安，二百餘公里間都是平原，實際山川如此，「千里目」一詞，並非虛語。以上，就是「原詩的本來面目」。

現地研究法強調「原詩的本來面目」，目的是避免解讀者沒有根柢的放縱口舌。以本詩來說，當第一層字面的解讀完成後，就知道詩人的「志」，是在書寫對長安的望闕之心，比起李白的「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之句，王之渙卻寫出身在第三層樓，能夠一望千里，其豪情可想而知。可是，當我們這樣闡述王之渙的「言志」

時，第三人、第四人，乃至無數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看法無盡，說亦無窮，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所以，現地研究是一切解說的基礎，它只是古作者的代言，平實地把真相說出來而已。可以作為各種言志想像論說者的天鈞，也可以完全不理會他們。

### （三）觀念之始生

我最早產生類似現地研究的觀念，還是在臺灣大學讀碩士班的時候，有一天，我讀到一篇日本學者藤井宏所著「新安商人の研究」的論文，<sup>4</sup>我仔細閱讀全文，發現他是以全本明代汪道昆《太函集》為材料，從中系聯所有墓誌銘的人脈關係，作出了這件驚人的研究。當時還沒有其他同學看過這篇文章，我認為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以回到明代、解說明代，確實是上乘的研究法。以後，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不相信郭紹虞等人的權威理論，而由大量閱讀明代文集入手，師法所嚮，便是藤井宏先生。

我其他的文章，像〈論明代文學思潮中的學古與求真〉、〈論格調〉、〈七絕結構新論〉、〈從李白「僧伽歌」談李白詩的兩點作法特色〉、〈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夜半鐘聲」新解〉、〈從實證觀點論王之渙「登鸛雀樓」〉都是用相同的方法作成，特別是討論張繼「夜半鐘聲」時，我逐字研讀了《舊唐書》、《新唐書》的〈曆志〉，並比對《漢書》、《晉書》、《宋書》、《隋書》、《宋史》、《元史》、《明史》的〈律曆志〉，在了解唐曆的算法時，先寫下「唐代時刻制度」，然後才進行〈楓橋夜泊〉一詩的解說。我對於「回到唐代而談唐代」的企圖心，在這裡表現得相當明顯。

學界比較熟知的，是我的夔州詩研究，因為有《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一書。本來，因為作詩的緣故，我很早就熟習杜詩，也在學校

4 《東洋學報》，昭和 28 年（1953）6 月，第 36 卷，第 1、2、3、4 號。

教杜甫詩，多年來並沒有想到現地研究，更談不上以現地研究方法來研究杜詩。1989年我第一次經過瞿唐峽，那次是由重慶直航武漢，入峽之前，我拍了白帝山和瞿唐峽口，甚至還不知道剛剛過去的城鎮是奉節縣。到了1997年我準備寫一本關於杜甫研究的專書，把昔年的照片拿出來看，覺得照片中白帝、赤甲、白鹽三座山的位置，無論如何都與杜甫詩不合。我查閱黃永武先生《杜詩叢刊》所收的注本，發現歷代古注都無異說，全部與今人對白帝、赤甲、白鹽三山的指稱相同。我當時想，如果不是古注和今人都錯了，就是杜甫弄錯了。不管是誰的錯，不論杜甫或古注對地名的認知孰為正確，所有的古注一律與杜詩不合，乃是鐵一般的事實。

有此因緣，我開始到夔州（今奉節縣）進行杜詩與實際山川的比對。這樣，才進入現地研究。最初幾年，連二十五萬分之一的地圖都沒有，我只用很原始的方法，拿指北針、標竿和測繩，來記錄白帝山和周邊的山水。後來，我知道Garmin公司有民用的手持GPS測量儀，就去買了它的第一代機種，以後陸續更新，至今成為我的主要工作伙伴。經過多年實驗，成功的把GPS定位系統和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數位拍攝結合，使詩文現場與實際山川得以反復比對，從而確認古作者之所指。我也把天象、曆算、城市、水文、官制、郵驛、度量、營造等跨學科的知識，運用到現地研究上，使原典解讀更為精確化。這就是現在本書所呈現的樣貌。我目前正在學習古今書面地圖的數位化技術，已經小有經驗，對GIS軟體，也著手操作，這些新研究工具的加入，將使現地研究更有效率。

#### （四）非現地法不可

引起我決定深入現地研究法的另一個導因，就是王之渙〈登鶴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短短二十個字，膾炙人口。

我第一次對它產生疑惑，是在1989年7月。當時我從西安雇車

前往洛陽，希望一探唐代京洛大道，經過華陰縣的一處渭河邊停車拍照時，想起唐人崔曙〈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容〉的名句：「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sup>5</sup> 便很期待從渭河岸望見中條山。那一日風日晴朗，能見度很好，關中平原還是以農業為主，空汙並不嚴重，可是，眼前一片平野，沒有看到任何山。理論上，中條山應該在東北方，可以望見，事實則不然。這使我警覺到，若由相對的方向，從鸛雀樓西望可能也看不見「白日依山盡」的「山」。——沒有山，為什麼說白日依山盡？

1998年，我收集了大批文獻材料，著手研究，撰寫〈從實證觀點論王之渙「登鸛雀樓」〉一文，這篇文章結合了傳統文獻和地理、天文的證據，在那個時代是比較少見的，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接受，發表於該刊1999年3月出版的第14期，117-192頁。文章發表後，我正好在處理唐代交通，發生了一些看法不同的問題，深深覺得，單純從字面來解讀文獻，先天會有不確定性，極易產生仁智之爭，乃積極尋找可以使證據更明確、推論更精準的辦法。

恰好我的國科會計畫通過了，開始唐代長安詩研究，長安距離鸛雀樓只有二百餘公里，乃於2004年4月23日到山西永濟，拿著我已經發表的論文，親自在現地檢驗我自己的論點，最後的結論是，必須大幅度改寫，否則不能成立。這一來，我不得不相信，文獻研究再怎麼精密，如果不結合現地工作，終究是不確實的。

我重新處理的方式是這樣的：利用GPS定位系統，先在出土鐵牛、蒲州古城、黃河、普救寺、中條山、朝邑、大荔、潼關、華山、華陰、渭南、臨潼、西安等處，取得大量的位址數據，輸入Google Earth Pro，讓所有的數據在衛星地圖中顯示彼此關係，當時還沒有數位照片，也不能在照片中加入GPS，乃以手工標記照片資訊。以這個基礎，再將方志文獻和相關詩文集取得的資料，與實際山川進行驗證

---

5 見《全唐詩》，卷155，頁1601。

分析。經過這些努力之後，我成功地找到唐代鶴雀樓位址最可能的熱區（Hot Zone），也能夠擬測它與實際山川之間的位勢結構，重現它的觀景視向，發現詩人對更上層樓的豪情。這樣促成我在 2006 年出版的《唐詩現地研究》中，以一百頁的篇幅，將〈從實證觀點論王之渙「登鶴雀樓」〉一文作了全面改寫，從此也捨卻「實證」一詞，堅定地走上現地學之路。因為，如果要得到真相，非做現地研究不可，空說實證是無效的。

### （五）新工具之意義

現地研究別無巧妙方法，你要說它是傳統研究法、歷史研究法也不為過，但是，現地研究方法與傳統研究法畢竟不同，其不同處，就在於研究工具有了重大的進步。

工具的演進，對於人類歷史的改變，固已昭昭。工業革命之後，歐洲興起，中國淪為次殖民地；高鐵被大眾接受以後，國內航空業迅速沒落；皆因工具。今之學者到校授課，開題撰文，視汽車電腦為當然。同理可想，在文學研究中使用新工具，乃勢所必然。

現地研究法有五種新工具：

第一，是便利的現代旅行。

從左思〈三都賦序〉提出寫實觀念後，歷代都有類似現地研究的記載，顧炎武為寫《天下郡國利病書》，足跡遍天下，「往來曲折二三萬里」，<sup>6</sup>魄力尤大。但是，有力於此的人畢竟不多，旅行不便，乃是主因。現在環境已大不同，親自回到古代詩文現場，親自驗證古人描寫空間的新主張，完全可以實現。

第二，是古籍大量電子化的優勢。

過去的研究者只需處理小範圍的材料，現在四庫、存目、續修、

---

6 明末，顧炎武撰，華枕之點校：〈書楊彝萬壽祺等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啟後〉，《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頁 221。

四叢、集成等大型電子書盡在案頭，網路資料庫亦可全文檢索，赴現地採集摩崖碑記和數位影像來補文獻之不足，也不難做到。因此，現地研究不用舊式文獻觀念，改採「包圍式文獻精讀法」，以盡所能的擴大取證，來包圍主要核心。例如筆者在做高麗詩人李齊賢的研究時，<sup>7</sup>全部讀完所有元人文集，由此指出元人旅行的實例，便是此種新型文獻處理模式。在研究杜甫同谷詩的文章中，<sup>8</sup>也是集唐代題壁、宋人文集、漢唐正史地理志、唐代交通路線、衛星地圖、現地影像等各種優勢，對核心的杜甫詩做成包圍式的研究。

第三，是 GPS 定位技術、數位影像化、GIS 分析功能等新科技。

古詩主於言志，言志須先立一個我，由我而人，而事，而時、地、物，以構成詩境，因而詩文詮釋不能脫離空間與山川的實相。但山川空間的實相不易掌握，唯有使用新科技來輔助實地考察和整理所得的資料，才能得到效果。例如：筆者在輞川的實地考察，若不是將 GPS 定位與航跡數據在衛星地圖上呈現，便不可能看出前人推測路線的不合理之處，也不可能找到唐代的藍田驛路，事後也不可能清晰地詮釋王維的輞川詩篇，勾勒出輞川二十景的現地分布。在越南做阮秉謙研究，也是利用這項技術，找到與詩句高度吻合的白雲庵位址。

第四，是運用天文軟體。

解讀詩文，隨處會遇到天文星象曆數的需求，現地研究法之下，我一方面收集古書中的日月星辰相關記載，也曾編製具有完備的二十四節氣與儒略日換算的漢朝至民國的二千年每日曆表。然而得力甚多的，則是 *Starry Night* 和 *Stellarium* 兩個天文軟體，前者是付費的軟體，後者是免費軟體。如要調查歷史上某一日的星月躔度，只需輸入當天的儒略日數與所在位置的經緯度，便可以進入天象模擬，藉由

7 見簡錦松：〈高麗詩人李齊賢成都紀行詩現地研究〉，《漢學研究》，2014年12月，第32卷，第4期，頁95-132。

8 見本書第12章，〈實見與辨偽—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頁399-455。

這項功能，對原典的記載進行驗證。

第五，是地圖數化技術。

數化，就是把書面的地圖數位化而讀入現代衛星地圖，建立時間軌道，解決山川與地名的古今變化。

由於古今地名改變或同名異地化，給古代詩文研究者造成極大不便。雖然元明清都有《一統志》，從宋代至今編纂的地方志，數量也十分豐富；還有不著撰人《寰宇通衢》、黃汴《一統路程圖記》、陶承慶《商程一覽》之類的全國驛路專書，另外，現存明清（含朝鮮）的各類古地圖也不少，但如果沒有經過地圖數化處理，實際的可利用性很低。筆者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助下，利用清朝末年日本軍方所製作、比例尺為百萬分之一的《東亞輿地圖》、1950年代美國陸軍製作的 AMS China L500 Map Series，以及清末到民國三十年代（1949年以前）測繪的中國五萬分之一、二萬五千分之一、一萬分之一等大比例尺地形圖，先進行地圖數化，再於各種輿圖之間做比對，並結合親赴現地驗證的步驟，以確認古代地名與驛路，對於提昇研究品質的精準性，得到不少助益。

以上是五大新工具的簡述。

過去有人看到我在文章裡使用各種現代工具，而發出贊同或不解的兩面看法，也有人持「文學不是科學」而笑罵之。其實，不管用了什麼工具，都是為了追求更精確的研究水準，工具只是工具，不是研究的本身。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進步之下，今天好用的工具，不久就會被汰換了，出現更強大的新品。為什麼不與時俱進，善加利用呢？

## 二、全書結構

本書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導論〉和第十四章〈結論〉外，共

有十二個主題。藉由杜甫詩為見證，分別來詮釋現地研究應行的方法。

### I. 天與地－杜甫的兩大親身經驗

作為一篇作品的現場，或者說作為一個寫詩人的現場，它同時有著「天」與「地」的親身接觸。天，就是天文星象曆法，地，就是山川人文。本文主要以杜甫詩為例，來解說這兩大親身經驗，在現地研究方法上的作用。

### II. 真相在日常－再談曆法與杜詩

本文是補充前一篇以天象談現地的部份，這篇文章完成於 2015 年，比前篇晚了六年，更精確的運用天文曆法來詮釋杜詩；也為現地研究法的建構，踏出了更堅實的一步。

### III. 以現地法計算－杜甫入蜀計程

將天文納入現地研究，本文是一次成功的方法操作範例。

杜甫自秦入蜀，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後人也十分重視他的這一段經歷，研究專著不少。但是，歷來對這段旅程的說法，都缺乏實證。本文以秦州至成都之間的實際山川、古今道路為基礎，以天文月相為驗證，明確地計算出杜甫的旅行日程。

### IV. 地勢與官制－談杜甫不就河西尉

承接上面的問題，如何用現地法來解決人事的問題，本文以杜甫不就河西尉為例子。杜甫的初授官為河西尉，他不肯接受，經過奔走之後，改派為右衛率府青曹參軍，他接受了。我從兩個角度去分析，第一，從實見入手：先辨明同州河西縣（後改名夏陽縣）和河中府河西縣的差異。杜甫肯定清楚的知道，他被分發河西縣，是京畿道中險要的小邑，因而不感興趣；第二，從親身落想：由其他人受官實例，指出「縣尉」及「衛率府參軍」兩種職務未來發展的差異，因而注意到杜甫作此決定之前，必定考慮過自身的年齡、家世，仔細計算過出仕的得失。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不變性較強的「官制」，納入現地研究的一項。

#### V. 由天地而人間－我怎樣為杜甫夔州詩重訂編年

現地研究的目的，在於詩篇詮釋，所以，當現地研究發動之後，勢必走上重新為杜甫詩編年的道路。本文介紹了重新編年的三項依據：第一是地面的條件，掌握夔州城內外的空間地理結構，第二是人境的條件，掌握杜甫的住居狀況及人事往來，第三是空中的條件，掌握曆法與天文星象的活動。

詩人生活在當代的時空中，所以，每一個行為的背後，都會與土地相連，然後，土地之上的活動那麼多樣，所以，紛紛總總的人、事、時、物，自然也是現地研究的一環。

#### VI. 親身之事－杜甫夔州生活新證

前幾章談到利用「天文」與「地理」來做現地研究，前一章再提出以「人事」來做現地研究，本章延續前章的思路，從處理杜甫這個「人」的一切，來完成現地研究。

換一個立場，對相同問題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我換了立場，不是作為後人去讀杜甫，而是把自己變成杜甫。以處理親身之事的態度，重新面對杜甫在夔州生活的各種處境。比如：他怎麼看新土地的人民？他怎麼看自己的官職？他的妻子兒女的生年與成長、相處狀況，以及他的旅行過程和理財需求。研究中，我儘量做到：「我是杜甫，所以我這樣看、這樣想」。

#### VII. 口腹即現地－談紅鮮與設臆

讀詩如果不見其人的話，終究是門外漢。現地研究主張「親身與實見」，就是去看作者在那裡？在做什麼？古人云，民以食為天，口腹之間，正是一個人活生生存在的證據，所以，能從詩中看見詩人在吃著什麼，沒有比這一點更能說明「親身」的現地感了。

杜甫喜歡吃生魚片（膾），他曾寫下〈閬鄉姜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詳細記載切膾的過程。在其他的詩中，他多次以「紅鮮」來稱「膾」。本文藉由設膾與紅鮮的名相，說明「現地」的所指，是以詩人身體的親身與實見為準。

### VIII. 從口發聲－所謂〈七律杜樣〉

本文和下一篇，都在討論杜甫詩的聲調。所謂現地，既然是以詩人身體為觀注點，則讀詩的時候，焉能不注意詩人開口吟詩的聲腔。

錢鍾書曾經提出杜甫若干詩篇為〈七律杜樣〉，但是，他對這些堪稱杜樣的詩篇所作的解說，並沒有講到重點。若是以杜詩為現地，以杜甫為真人，則杜甫對自己詩篇的吟調，才是應該關注之點。

### IX. 聲音的現地－差分杜甫與李商隱

上一篇討論杜甫七律的吟調為主，本篇則提出李商隱七律來作對比。我提出一個觀念：任何人只要把杜、李兩家七律拿過來，開口長吟，他們的根本差異，就立刻呈露無餘。

這兩篇的意義，便是把「古人詩作在現場實際山川驗證」的現地研究方法，增加了「原典詩篇在實際吟讀中驗證」的項目，同樣是追求古作者的親身與實見，卻把可處理的範疇更為擴大。

### X. 實見與詮釋－官閣摩崖發現之後

現地研究的精神，便是以「現場所見」來破除「盲目想像」。

杜甫有〈涪城縣香積寺官閣〉一詩，寫其奔走成都、梓、閬之間，經過涪城縣留宿之所見。宋人認定杜甫曾經登臨題詩於此，重修官閣，並在山腰的壁間留題詩文，摩崖作「官閣」二大字，日久湮滅於荒煙蔓草之中。筆者在涪城縣考察時，親見這些刻石，再以此間所見的實際山川景物，與〈涪城縣香積寺官閣〉一詩，一一驗證，無句不合，因而確知北宋時人之認定，實為可信。

涪城故縣本為丘陵地形，涪江流經官閣摩崖之下，縣城在隔江的平地上，自江面至摩崖上方山頂，不足百米。然而，現存杜詩古今注者，無一人到過現地，卻又無不強調此地山高，所言皆出於盲目想像。現地研究與望文生義的差別，由是可見。

### XI. 實見與辨偽－〈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

現地研究法講究「實見」，是指原作者的實見，因而要求解讀者必須像原作者一般，對於詩中所書寫的景物，有如真實所見。但是，古人已經遠去，山川道路絕非完全相同於往昔，研究者如何採集有效的材料，重建古人的真實所見，便是現地研究的工作。

本文從實際山川切入，在城市、山水、石刻、氣候、物產、歷史、交通等各個方面取得證據，並且提示了北宋末年成州刺史晁說之的六篇文章，作為證據。利用這些證據的精確性與實用性，證明杜甫在同谷縣所作的〈鳳凰臺〉、〈萬丈潭〉二詩符合現地實際山川的檢驗，而〈同谷七歌〉則是完全出於偽造。

### XII. 現地的價值－八陣圖的 GPS 定位

現地的價值，便是能以實際山川為後盾，進行合理推論。而現地工作的價值之一，有時能夠保存相當重要的資料。

杜甫曾歌詠的「八陣圖」，是「八陣磧」的一個小小角落，位於這片石磧灘的西南角。本文從實際山川解讀「八陣圖」的傳說，對於八陣磧本身及周邊的形勢，以及歷史上文人對八陣圖的記述，都做了深入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筆者在 2004 年以 GPS 定位的方法，將該年冬季的八陣磧，完整地界畫出來。現在可看到的奉節縣地形圖，有的沒有畫出八陣磧，有的雖然畫出了八陣磧，卻有不小的圖面位移，Google Earth pro 衛星地圖，也沒有拍出八陣磧，三峽大壩完工以後，水位增到 175 米，便永遠看不到八陣磧了。筆者所測得的八陣磧，成為世上唯一的紀錄。這可算是現地研究的附加價值。